

凯尔盖朗的陷阱 / 2000 [QR49]

一面诱鸟之镜

国王路易十五派遣伊夫·德·凯尔盖朗去寻找一块假想中的南方大陆，当时的制图师们想象它位于麦哲伦海峡以南；1772年，凯尔盖朗发现了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“荒凉群岛”。他甚至没有登岸便返回法国，却声称找到了那块传说中的大陆，并被当作一位新的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来迎接。他自称发现了“一个有人居住、经过悉心耕种的国度”，并如他在日志中所写，认定那里“极为丰饶”。他被自己的幻想所说服，于次年再度启程，打算前去殖民这片新的土地，而这片土地最终不过是寥寥几座荒无人烟的岛屿：毫无自然资源可言，被积雪覆盖，饱受狂风吹打，只有一群企鹅和象海豹栖居其上。



Rob Rombout向来被遥远而荒凉的土地所吸引，他读过Jean-Paul Kauffmann的书*L'Arche des Kerguelen*。这位法国记者在黎巴嫩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囚禁之后，寻求一种极端的孤独，曾在岛上隐居过一段时间，别无他求，只想在一片充满敌意的大自然中自由地生活，并沉浸于冥想。自1996年起，Rob Rombout便与Rogier van Eck一起制作他们的影片《阿姆斯特丹经阿姆斯特丹》，其中一部分在印度洋南部的阿姆斯特丹岛拍摄。要抵达这片土地，必须登上*Marion Dufresne*号——这艘船由法属南部和南极领地管理局租用，负责为地球上这一区域的各岛屿补给物资，其中就包括凯尔盖朗群岛。于是Rombout向他的制片人提议，借着前往阿姆斯特丹岛的远征，拍摄第二部影片，一部关于荒凉群岛的影片。一反自己的习惯，这位导演没有写剧本。计划很模糊，但制片人接受了。

在凯尔盖朗群岛上生活着企鹅、象海豹、信天翁和野猫——后者是十八世纪那位法国航海家的船员遗弃的猫的远代后裔。岛上还有一座军事基地，接待前来观测和采

样的科学家。其中，几位演化生物学的研究者负有观察野猫行为的使命。Rombout把影片聚焦于这支队伍的远征，并将其与凯尔盖朗发现群岛的远征并置起来。他拍摄了乘船的航程、在基地的安顿，以及研究工作的开端——在此期间，想要观察野猫的女生物学家一只猫也没有找到。导演发现，凯尔盖朗曾经落入的那个陷阱，如今又一次在研究者们身上合拢，于是他调整了影片方向：既然没有猫，他便去观察观察者，观察企鹅和象海豹。

影片建构了一种双重话语：第一重描述科学家们的任务，倾听他们对自身工作的解释；第二重由Rombout本人的声音承担，以毫不掩饰的反讽评述这趟旅程，并表达他的失望：“这片荒凉的土地是一个陷阱——对猫，对观察猫的科学家，对观察科学家的观察者，都是如此。”导演的声音讲述凯尔盖朗的几次航行，重提他的错误、他的谎言、他的怯懦、他的孤独，以及他归来后所遭遇的司法纠纷。只需把这个声音叠加在画面之上，便足以让人领会影片在两次远征之间不断建立的类比：当*Marion Dufresne*号出现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下时，这个声音说道：“伊夫·德·凯尔盖朗知道自己正迎向新的考验。”在一个镜头里，一名研究者在船舱的昏暗中对电脑工作，声音则谈起凯尔盖朗如何“把所有细节记入他的航海日志”。他为法国国王“执行使命”的航行，被拿来与科学家们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或里昂大学“执行使命”的航行相提并论。那位第一次登岛的年轻研究者坦言，来这里并非他自己的决定。他是被团队选中的，正如Rombout所说，凯尔盖朗“是被路易十五选中的”。他又补充道：“今天的英雄们，同样也是被选中的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将深入一片陌生的土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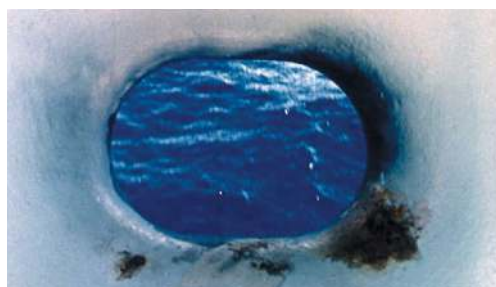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比较的游戏，让人隐约感到这些去往地球另一端的旅程不通向任何地方。失败是显而易见的：凯尔盖朗的失败，科学家们的失败，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是Rob Rombout的失败——他不再知道该拿自己的影片怎么办。他在一次历史远征与一次当代远征之间建立的这种对照，提出了一种对人类事业之徒劳的反思，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事业。关于野猫社会性的研究固然并非没有价值，但人们不免要问，是否有必要在那里进行这种研究，在如此遥远的地方、如此艰难的观察条件之下；同样，人们也可以问，远赴世界的另一端，没有猫可拍，便改拍企鹅和象海豹，这究竟是否合宜。

影片的意趣在别处，在另一个潜藏于前者之下的反思层面。前文已经说过，Rob Rombout的电影很难归入传统

的“纪录片”范畴，并移动了这一范畴的边界。《凯尔盖朗的陷阱》既不是旅行片，也不是科学片，不是人类学片，也不是动物片，却又与所有这些纪录片的亚类型都有所触碰。它首先是一部论文电影，在其明确的对象之下，提出了第二个隐含的对象，那就是电影本身及其表现的可能性。真正的“艺术与实验电影”的特性，正在于更新自身的书写，以拓展这一媒介的边界。

赋予影片标题的那个陷阱，并不只是法国航海家、科学家团队以及 Rob Rombout 本人先后落入的那一个。影片本身就是一个诱饵，一面诱鸟之镜，它引开观众的目光，让他看到影片所呈现之外的另一种东西，并让他明白，关键并不在于他所看见的。第一个镜头便预示了这一点：透过一个孔洞看见的海，没有地平线，一片蓝得浓烈的海，被强劲的涌浪搅动着。开口边缘的几块褐色斑点和一道金属反光让人明白，这片海是透过一艘船泛蓝而略带锈迹的舷墙上的一个洞看到的。俯拍的视点扰乱了对海与舷墙之间距离的感知，仿佛这幅画面是视频抠像合成的产物。但这个镜头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，就像那些视错觉图，画的是一个鸭头，同时又是一个兔头。孔洞中的海蓝，让人想到眼眶中的眼睛。或者：风景中的一座湖。或者，湖的反面：一座岛。接下来的镜头在同样的形式与同样的观念上作了一番变奏：一件导航仪器的轮盘，人们借助它驶向肉眼无法看见的地方 [QR18]。

关于目光的问题贯穿始终。影片里反复出现这样的镜头：时而是船上的军官，时而是岛上的科学家，拿着望远镜在观看；随后是主观镜头，仿佛是透过望远镜看到的，就像某些连环画里的画面一样 [QR20]。到了影片的最后，这些镜头不再与某位科学家相联系，而是与 Rombout 的摄影机相联系——摄影机自己也玩得入了戏，把装置反转过来对准观察者，并以画外音发问：“可是……究竟谁在观察谁？” Rombout 喜爱类比。他玩弄形式，就如同他玩弄词语一样。与他如此钟爱的形式对称相对应的，是一种类似的





言语对称，即建立起成双成对的范畴：*Marion Dufresne*号上的水手是“海的专家”，他们以手势交流，直面外部的大自然力量；研究者们则是“陆地的专家”，他们聚集在船舱内部，用一种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语言交流，用那个声音的话说，是一种“密码语言”——这声音提醒我们，在野外进行一次观察叫做“manip”，而这次科学考察的名称叫做“popchat”。Rob Rombout那缓慢而带着揶揄的声音，因其荷兰口音而偏离了纪录片领域一切通行的规范，为影片注入了反讽。它这样说道：“人从来不会独自到来。他总是有猫、老鼠和丽蝇相伴——后者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屎苍蝇。正是凭借它们的存在，人们才能辨认出一个文明的地方。”伴随着这番话，我们看到科学家们正准备登上岛屿。他们将把所谓的“文明”带到岛上去，同时也带去苍蝇赖以食的东西。

反讽并不只是言语上的。它产生于Rombout在画面与话语之间刻下的距离，当话语以画外音的形式说出时尤其如此——画外音传统上是博学位权威的所在，理应道出某种真理。但在这部并非纪录片的影片里，所关心的并不是真理。“‘Popchat’考察队已经就位”，Rombout如此说道，画面上却是一列企鹅昂着头在海滩上摇摇摆摆，伴着一段仿佛出自动画片的音乐，其节奏与这些蹒跚鸟类的步伐同步[QR20]。这句话单独看来是真的，但配在这些画面上，它便发挥了另一种功能，不再是赋予意义，而是转移意义，制造无意义，从而让好脾气的观众发笑——从这一刻起，他再也无法严肃看待这次科学考察了。“出发去manip，悄无声息，既不击鼓，也不吹号”，声音说道，与此同时，一头象海豹把头向后一甩，像个小号手似的，打了个几乎要把下巴撕裂的哈

欠。Rombout还不时添上这些海洋哺乳动物粗哑的吼声，用在看不见它们、但女生物学家正在工作的地方。这些声响并不突兀，因为画外完全可能有一头象海豹在场，但它们只用于画面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：它们评论画面。此处无需再用言语，这动物比谁都更能说明，这一切都挡不住它打哈欠。

随着话语与画面之间的错位不断加剧，陷阱在观众的目光上合拢。一个模仿望远镜视野的主观镜头，呈现出一片难以辨认的褐色表面——是泥土还是枯草，谁也不知道。接下来的镜头是女生物学家紧贴着她的望远镜。再回到那片景物，它突然微微张开，继而大大敞开，露出一头象海豹打哈欠时张开的大嘴。反讽转成了学生式的恶作剧幽默。观众已经有所警觉。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把任何东西当真了。疑虑已经侵入他心中。从此以后，也就无需再向他坦白，影片中看到的唯一一只野猫并不是野猫。Rombout出于无奈，只得找来一只家猫，让它扮演一只据称被放归野外、据称落入陷阱、据称正由女生物学家检查的野猫[QR20]。一段Henry Mancini风格的音乐挑动着观众的机敏，让他隐约察觉，这只猫科动物与其说像野猫，不如说更像粉红豹。该由他来领会并承认——如果他还不知道的话——影片是可以撒谎的。凯尔盖朗当年确实就对法国国王撒过谎。



导演谈

□ 这部影片没有剧本。

□ 我读过 *L'Arche des Kerguelen. Voyage aux îles de la Désolation*，作者 Jean-Paul Kauffmann 是一位曾长期在黎巴嫩被扣为人质的记者。为了恢复过来，他去了凯尔盖朗群岛，他的叙述描绘了一个可以忘却一切、重新塑造自己的地方，一个真正远离世界的地方。那里什么都没有。那里人类是少数。那里没有捕食者。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环绕地球的风不受大陆阻挡的地方。空气极为纯净。一个科西嘉岛那么大的天地，住着五十来个法国人，有研究者，也有军人。人们称他们为“越冬者”。没有任何原住民：这地方无法抵达，除非乘坐补给船——还得有巴黎的批准。

□ 伊夫·德·凯尔盖朗算是一个反面的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。路易十五派他去发现那块南方大陆，他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三个月，却始终不敢登岸。回到法国之后，他同样不敢说自己在大陆问题上究竟找到了什么。于是路易十五又把他派回了那里。这一次，他非法带上了一个女人，而且仍然没有在岛上登岸。这一次归来之后，他被投入了监狱。船上的军官们指控他犯有九项严重过失，其中尤其包括私自搭载了一名女乘客，以及没有亲自登陆。经过一场漫长的审判，军事法庭决定对这位冒险家予以惩处。1775年5月15日，他被判永久开除出海军，监禁于要塞六年，并禁止他发表自己的著述。三年之后他获释并恢复了名誉，却永远地与他那一发现的陷阱绑在了一起。

□ 在载我前往那里的船上，我决定通过一个人物、一位研究者来给这座岛画一幅肖像。有三个人可能合适。第一个测量风：这不太有画面感。另一个研究微生物。而最后一个——其实是一位女研究者——把

研究放在猫身上，这些猫当年是由船只带来的，被带上船是为了捕鼠，自从岛被遗弃之后又重新野化了。

□ 一到那里，船就把科学家们放下，停留四天，然后开往阿姆斯特丹岛。我们因此有四天时间拍摄。

□ 一方面，我们和科学家们一起踏上了一场寻找野猫的远征，并经历了动物纪录片拍摄中司空见惯的事情：没有（野）猫可以报告。我们走了15000公里，旅行了整整三十天，却连一只猫也没有见到。我倒是见过一只，但因为我们是胶片拍摄的，等到装好一个片盒、再打完场记板……

幸好，在基地里，研究者们此前已经驯养了一些野猫。于是我们为了这部影片，又把那些家猫重新变成了野猫。

□ 一部人类学的动物片。我想跟拍那位研究猫的女研究者。访谈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：寒冷，声音糟糕……一次只录声音的访谈，因为我是用胶片工作的，不能浪费胶片。我们两次开始这场访谈，但每一次都无聊至极……录音师睡着了。她说的是在凯尔盖朗群岛工作的那些人的行话，带着令人惊讶的缩略语。她最终显得比猫还要奇怪。于是我决定拍一部关于研究者的动物片。用一种教授式的声音（老派电影的风格），配上五十年代风格的画面，一部缓慢、沉重的影片。这得反着看，不能当真。我喜欢采用一种严肃的形式，再让它变得反讽。

□ 到头来，这部影片成了一种折磨。没有预算。而且我犯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错误：我想要一个画外音来念解说。制片人找来了专业人士（两个声音，也就是两位演员）。

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。对我来说，解说应该是反讽的。结果我得到的却是一个广告式的声音（RTL的风格）。我的错误在于没有作出反应。于是整个流程启动了：混音，放大成35毫米……在电影资料馆的一次放映中，我注意到拷贝上有一道划痕。我向制片人指出这一点，他答应给我另一份拷贝。在此期间，我找到了钱来重做画外音，用了我自己的声音，没那么专业，但好得多。不过代价高昂。

□片名《凯尔盖朗的陷阱》把两样东西并置起来：凯尔盖朗这个人物，他的那次发现只给他带来了不幸；还有科学家们为了捕捉猫以便加以研究而布设的陷阱（带发射器的陷阱）。但这部影片本身，也成了我的一个陷阱。

演职员表

编剧与导演：Rob Rombout
摄影指导：Samuel Dravet
录音师：Griet van Reeth
导演助理：Rogier van Eck
剪辑：Adriana Moreira de Oliveira
剪辑助理：Ariane Mellet
声音剪辑：Tintamarre – Anne-Laure Guégan
混音：Benoît Biral、Peter Soldan
特效与片头字幕：Michel Bertiaux、Jacques Campens
原创音乐：Hughes Maréchal
解说：Marie-Aude Godard、Christian Janssens、Rob Rombout
制片主任：Olivier Caste、Patrick Lefèvre
联合制片人：ASAP Production – Philippe Crespel – Dada Studios
载体：富士16毫米彩色胶片
片长：40分钟















